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# 歧路灯

下

[清] 李绿园 著

中国古典小说评书先施 蔚为大观 其中许多作品世代流传 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为弘扬华夏文化 我社从浩瀚的古典文学宝库中精选有代表性的作品100部 编成《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》 丛书奉献给读者 这套丛书具有以下四个特点

第一 选题广泛 包括长篇小说 短篇小说 话本小说 戏曲小说 笔记小说 等 力求全面反映中国古典小说的成就

第二 版本精良 所选均为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版本 或经过权威学者校勘的善本 力求呈现原著风貌

第三 注释准确 对书中出现的疑难字词 典故 地名 人名 等 均作了准确注释 力求帮助读者理解

第四 插图精美 每部作品均配有若干幅精美的插图 这些插图大多选取自珍藏善本中的精像 或由当代画家重新创作 使读者能直观地感受到作品的内蕴情韵 如见其人 如闻其声 增强审美情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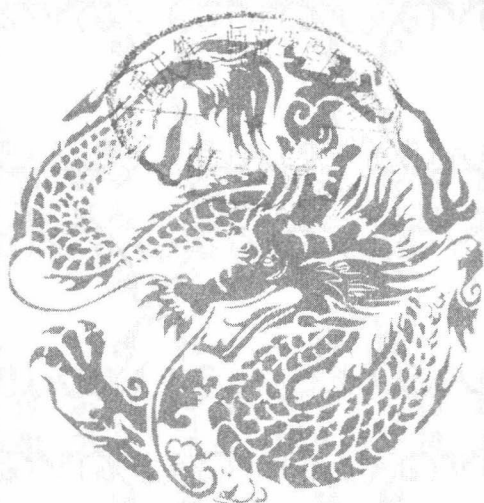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# 歧路灯

下

〔清〕李绿园 著

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歧路灯 / (清) 李绿园著. —北京: 华夏出版社, 2013.07 重印

(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)

ISBN 978 - 7 - 5080 - 6348 - 5

I. ①歧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章回小说 - 中国 - 清代  
IV. ①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74486 号

**出版发行:** 华夏出版社

(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)

**经 销:** 新华书店

**印 制:** 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

**版 次:** 2012 年 07 月北京第 1 版  
2013 年 07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**开 本:** 670 × 970 1/16 开

**印 张:** 48

**字 数:** 720.8 千字

**定 价:** 95.00 元 (上中下)

---

本版图书凡印制、装订错误,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第 一 回     | 念先泽千里伸孝思 | 虑后裔一掌寓慈情 | ..... (1)   |
| 第 二 回     | 谭孝移文靖祠访友 | 娄潜斋碧草轩授徒 | ..... (9)   |
| 第 三 回     | 王春宇盛饌延客  | 宋隆吉鲜衣拜师  | ..... (16)  |
| 第 四 回     | 孔谭二姓联姻好  | 周陈两学表贤良  | ..... (24)  |
| 第 五 回     | 慎选举悉心品士  | 包文移巧词渔金  | ..... (34)  |
| 第 六 回     | 娄潜斋正论劝友  | 谭介轩要言叮妻  | ..... (43)  |
| 第 七 回     | 读画轩守候翻子史 | 玉衡堂膺荐试经书 | ..... (50)  |
| 第 八 回     | 王经纪糊涂存师长 | 侯教读偷惰纵学徒 | ..... (64)  |
| 第 九 回     | 柏永龄明君臣大义 | 谭孝移动父子至情 | ..... (72)  |
| 第 十 回     | 谭忠弼觐君北面  | 娄潜斋偕友南归  | ..... (79)  |
| 第 十 一 回   | 盲医生乱投药剂  | 王姪奶劝请巫婆  | ..... (92)  |
| 第 十 二 回   | 谭孝移病榻嘱儿  | 孔耘轩正论婿   | ..... (100) |
| 第 十 三 回   | 薛婆巧言鬻婢女  | 王中屈心挂画眉  | ..... (107) |
| 第 十 四 回   | 碧草轩父执说论  | 崇有斋小友巽言  | ..... (112) |
| 第 十 五 回   | 盛希侨过市遇好友 | 王隆吉夜饮订盟期 | ..... (117) |
| 第 十 六 回   | 地藏庵公子占兄位 | 内省斋书生试赌盆 | ..... (125) |
| 第 十 七 回   | 盛希侨酒闹童年友 | 谭绍闻醉哄孀妇娘 | ..... (132) |
| 第 十 八 回   | 王隆吉细筹悦富友 | 夏逢若猛上侧新盟 | ..... (138) |
| 第 十 九 回   | 绍闻诡谋狎婢女  | 王中危言杜匪明  | ..... (145) |
| 第 二 十 回   | 孔耘轩暗沉腹中泪 | 盛希侨明听耳旁风 | ..... (150) |
| 第 二 十 一 回 | 夏逢若酒后腾邪说 | 茅拔茹席间炫艳童 | ..... (156) |
| 第 二 十 二 回 | 王中片言遭虐斥  | 绍闻一诺受梨园  | ..... (160) |
| 第 二 十 三 回 | 阎楷思父归故里  | 绍闻愚母比顽童  | ..... (166) |
| 第 二 十 四 回 | 谭氏轩戏箱优器  | 张家祠妓女博徒  | ..... (172) |
| 第 二 十 五 回 | 王中夜半哭灵柩  | 绍闻楼上吓慈帏  | ..... (179) |
| 第 二 十 六 回 | 对仆人誓志永改过 | 诱盟友暗计再分肥 | ..... (184) |
| 第 二 十 七 回 | 盛希侨豪纵清赌债 | 王春宇历练进劝言 | ..... (190) |

## 2 歧路灯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二十八回 | 谭绍闻锦绣娶妇 孔慧娘栗枣哺儿 .....       | (195) |
| 第二十九回 | 皮匠炫色攫利 王氏舍金护儿 .....         | (200) |
| 第三十回  | 谭绍闻护脸揭息债 茅拔茹赖箱讼公庭 .....     | (205) |
| 第三十一回 | 茅戏主藉端强口 荆县尊按罪施刑 .....       | (216) |
| 第三十二回 | 慧娘忧夫成郁症 王中爱主作逐人 .....       | (221) |
| 第三十三回 | 谭绍闻滥交匪类 张绳祖计诱赌场 .....       | (227) |
| 第三十四回 | 管贻安作骄呈丑态 谭绍闻吞饵得胜筹 .....     | (237) |
| 第三十五回 | 谭绍闻赢钞夸母 孔慧娘款酌匡夫 .....       | (244) |
| 第三十六回 | 王中片言箴少主 夏鼎一诺赚同盟 .....       | (250) |
| 第三十七回 | 盛希侨骄态疏盟友 谭绍闻正言拒匪人 .....     | (255) |
| 第三十八回 | 孔耘轩城南访教读 惠人也席间露腐酸 .....     | (261) |
| 第三十九回 | 程嵩淑擎酒评知己 惠人也抱子纳妻言 .....     | (268) |
| 第四十回  | 惠养民私积外胞兄 滑鱼儿巧言诮亲姊 .....     | (273) |
| 第四十一回 | 韩节妇全操殉母 惠秀才亏心负兄 .....       | (284) |
| 第四十二回 | 兔儿丝告乏得银惠 没星秤现身说赌因 .....     | (289) |
| 第四十三回 | 范民姑爱贿受暗托 张公孙哄酒圈赌场 .....     | (294) |
| 第四十四回 | 鼎兴店书生遭困苦 度厄寺高僧指迷途 .....     | (300) |
| 第四十五回 | 忠仆访信河阳驿 赌妈撒泼萧墙街 .....       | (310) |
| 第四十六回 | 张绳祖交官司通贿嘱 假李逵受刑供赌情 .....    | (317) |
| 第四十七回 | 程县尊法堂训海 孔慧娘病榻叮咛 .....       | (325) |
| 第四十八回 | 谭绍闻还债留尾欠 夏逢若说媒许亲相 .....     | (331) |
| 第四十九回 | 巫翠姐庙中被物色 王春宇楼下说姻缘 .....     | (338) |
| 第五十回  | 碧草轩公子解纷 醉仙馆新郎召辱 .....       | (344) |
| 第五十一回 | 入匪场幼商殒命 央乡宦赌棍画谋 .....       | (351) |
| 第五十二回 | 谭绍闻入梦遭严谴 董县主受贿徇私情 .....     | (361) |
| 第五十三回 | 王中毒骂夏逢若 翠姐怒激谭绍闻 .....       | (368) |
| 第五十四回 | 管贻安骂人遭辱 谭绍闻买物遇赃 .....       | (375) |
| 第五十五回 | 奖忠仆王象筇匍匐谢字 报亡友程嵩淑慷慨延师 ..... | (383) |
| 第五十六回 | 小户女挽舌阻忠仆 大刁头吊诡沮正人 .....     | (389) |
| 第五十七回 | 刁棍屡设罔鸟网 书遇愚自投醉猩盆 .....      | (397) |
| 第五十八回 | 虎兵丁赢钱肆假怒 姚门役高座惹真羞 .....     | (403) |

|       |           |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五十九回 | 索赌债夏鼎乔关切  | 救缢死德喜见幽灵  | (409) |
| 第六十回  | 王隆吉探亲筹赌债  | 夏逢若集匪遭暗羞  | (415) |
| 第六十一回 | 谭绍闻仓促谋葬父  | 胡星居肆诞劝迁茔  | (422) |
| 第六十二回 | 程嵩淑博辩止迁葬  | 盛希侨助丧送梨园  | (430) |
| 第六十三回 | 谭明经灵柩入土   | 娄老翁良言匡人   | (439) |
| 第六十四回 | 开赌场打钻获厚利  | 奸嫖妇逼命赴绞桩  | (448) |
| 第六十五回 | 夏逢若床底漏咳   | 边明府当堂扑刑   | (460) |
| 第六十六回 | 虎镇邦放泼催赌债  | 谭绍闻发急叱富商  | (471) |
| 第六十七回 | 杜氏女撒泼南北院  | 张正心调护兄弟情  | (476) |
| 第六十八回 | 碧草轩谭绍闻押券  | 退思亭盛希侨说冤  | (485) |
| 第六十九回 | 厅檐下兵丁气短   | 杯酒间门客畅谈   | (492) |
| 第七十回  | 夏逢若时衰遇厉鬼  | 盛希侨情真感讼师  | (499) |
| 第七十一回 | 济宁州财心亲师范  | 补过处正言训门徒  | (507) |
| 第七十二回 | 曹卖鬼枉设迷魂局  | 谭绍闻幸脱埋人坑  | (516) |
| 第七十三回 | 炫干妹狡计索赍   | 谒父执冷语冰人   | (526) |
| 第七十四回 | 王春宇正论规姊   | 张绳祖卑辞赚朋   | (535) |
| 第七十五回 | 谭绍闻倒运烧丹灶  | 夏逢若秘商铸私钱  | (542) |
| 第七十六回 | 冰梅婉转劝家主   | 象荇愤激殴匪人   | (550) |
| 第七十七回 | 巧门客代筹庆贺名目 | 老学究自叙学问根源 | (557) |
| 第七十八回 | 锦屏风办理文靖祠  | 庆贺礼排满萧墙街  | (566) |
| 第七十九回 | 淡如菊仗官司取羞  | 张类村昵私调谑   | (571) |
| 第八十回  | 讼师婉言劝绍闻   | 奴仆背主投济宁   | (577) |
| 第八十一回 | 夏鼎画策鬻坟树   | 王氏抱悔哭墓碑   | (582) |
| 第八十二回 | 王象荇主仆谊重   | 巫翠姐夫妇情乖   | (586) |
| 第八十三回 | 王主母慈心怜仆女  | 程父执侃言谕后生  | (590) |
| 第八十四回 | 谭绍闻筹偿生息债  | 盛希侨威慑滚算商  | (596) |
| 第八十五回 | 巫翠姐忤言冲姑   | 王象荇侃论劝主   | (601) |
| 第八十六回 | 谭绍衣寓书发鄞县  | 盛希侨快论阻荆州  | (606) |
| 第八十七回 | 谭绍闻父子并试   | 巫翠姐婆媳重团   | (611) |
| 第八十八回 | 谭绍衣升任开归道  | 梅克仁伤心碧草轩  | (616) |
| 第八十九回 | 谭观察叔侄真谊   | 张秀才兄弟至情   | (621) |

#### 4 歧路灯

- 第九十回 谭绍衣命题含教恩 程嵩淑观书申正论 ..... (626)
- 第九十一回 巫翠姐看孝经戏谈狠语 谭观察拿匪类曲全生灵..... (634)
- 第九十二回 观察公放榜重族情 箕初童受书动孝思 ..... (639)
- 第九十三回 冰梅思嫡伤幽冥 绍闻共子乐芹泮 ..... (644)
- 第九十四回 季刺史午夜筹荒政 谭观察斜阳读墓碑 ..... (650)
- 第九十五回 赴公筵督学论官箴 会族弟监司述家法 ..... (655)
- 第九十六回 盛希侨开楼发藏板 谭绍闻入闹中副车 ..... (665)
- 第九十七回 阎楷谋房开书肆 象荇掘地得窖金 ..... (671)
- 第九十八回 重书贾苏霖臣赠字 表义仆张类村递呈 ..... (678)
- 第九十九回 王象荇医子得奇方 盛希侨爱弟托良友 ..... (683)
- 第一百回 王隆吉怡亲庆双寿 夏逢若犯科遣极边 ..... (690)
- 第一百〇一回 盛希瑗触忿邯郸县 娄厚存探古赵州桥 ..... (696)
- 第一百〇二回 书经房冤鬼拾卷 国子监胞兄送金 ..... (703)
- 第一百〇三回 王象荇赴京望少主 谭绍衣召见授兵权 ..... (709)
- 第一百〇四回 谭贡士筹兵烟火架 王都堂破敌普驼山 ..... (716)
- 第一百〇五回 谭绍闻面君得恩旨 盛希瑗饯友赠良言 ..... (722)
- 第一百〇六回 谭念修爱母假病榻 王象荇择婿得东床 ..... (729)
- 第一百〇七回 一品官九重受命 两姓好千里来会 ..... (736)
- 第一百〇八回 薛全淑洞房花烛 谭箕初金榜题名 ..... (742)

## 第七十一回

### 济宁州财心亲师范 补过处正言训门徒

且说谭绍闻近日光景，家中费用，颇欲赋“室人交谪”之句；门外索讨，也难作摧租败兴之诗<sup>①</sup>。夏逢若虽日日着人来请欲求帮助，争乃手头乏困，无以相赠。初丧送过十两，已属勉强。只得推着不去，也顾不得姜氏一段深情。日日只向盛宅想讨本身二百两银子，以作目前排遣之用。

一日携德喜径至奶奶庙街。到了大门，满相公陪着，上了大厅。盛希侨恰在厅上，同一个苏州戏子讲唱戏的话，说：“本日戏闲一天，唱一本儿，明日再往城隍庙去唱。”戏子见有客来，缩身而退。盛希侨道：“来的正好。”谭绍闻未及坐下，盛希侨早向条几上拿过有字的一张纸，递给绍闻道：“你看这罢。”谭绍闻接纸在手，只见上边写道：

本县莅祥已久，每遇兄弟构讼，虽庭断剖决，而自揣俗吏德薄，毫无化导，以致人伦风渐，殊深退食之惭。兹据该生所陈，情词恺恻，尚不失故家风规，可矜亦可嘉也。姑免伏阶，以杜闾墙。准销案。

谭绍闻道：“这是何日批的？”叩盛希侨道：“就是昨日批的，叫宝剑儿对你说。”宝剑道：“小的那日递字，老爷坐大堂。有许多人递状递呈子，老爷叫站东过西。点罢名，就在大堂上看一张，批一张。也有问住原告，说要打他，赶下去的；也有吩咐本日即拘，午后候审的；也有批过刻下发于承发房填状榜的。小的央承发房写个批稿带回来，承发房说：‘忙的要紧。旧日老爷都是接了状，迟了一两日才发出来。唯有这位老爷性急，并不与内边师爷商量，当堂就批，发房就叫填榜。堂上问完了事，就要过朱。你去外边少等，俟榜发后，你各人抄了去罢。’小的又随即与原写代书十个钱，少刻就在照壁上抄的回来。”谭绍闻道：“这事怎的与令弟清楚呢？”

---

① 摧租败兴之诗——指《诗·邶风·北门》。诗中有“我入自外，室人交遍谪我”、“我入自外，室人交遍摧我”的话，是家人交相责备我，交相讽刺打击我的意思。

盛希侨道：“我昨日已处明了。这种事若请人和处，不说我的亲戚都隔省，就是央本城朋友街坊，我就羞死了。我只把舍二弟叫到后楼下，同着家母，我说：‘把那两顷地，你与你嫂子各人一家佃户分了罢。’舍二弟尚未说不依，我老婆就说是外父做官，在任上与他的私积，毫不与盛宅相干。只是信口儿胡嚷。我想着打他，他上了楼，放上门帕子，一片胡吵。舍二弟又提起一千二百银子，说是我旧日卖业偷剩下来的。我懒得与他分辨，也不提山陝社、贤弟银子那话。我只说：‘与你一半五百两何如？’舍二弟又跳出院子嚷。我只是气得要死。我说：‘娘说句话罢。’母亲说：‘地全是他嫂子的，银子全与瑗儿罢。’我说：‘好极！好极！’我即刻到账房，取了那一千银子，在楼下过与他。他说听的极真是一千二百两。我急了，赌了个咒，这才依了。你说是该这样处不该这样处？”谭绍闻道：“但只是我那二百两，用的甚急。”盛希侨道：“咱的生意是做不成了，我扣下你的二百两做啥哩？我已叫满相公安插。——老满，你问的银子何如？”满相公道：“原有一宗，只是三分四分息，说不妥当。我已托人与他三分半，今日日夕等回信哩。”谭绍闻道：“如此，我回去罢。”盛希侨笑道：“我不骗你的银子。日夕有信，明月我着人送二百两。倘不足用，咱再商量，倘今日揭不出来，晚上先把账房八十两带回使用着。我叫老满再与咱酌处。”

话犹未完，宝剑儿来请看戏。盛希侨道：“快请二爷去。”

那个苏班老生拿着戏本儿来求点戏，盛希侨道：“不用点，就唱《杀狗劝夫》<sup>①</sup>。”戏子领命而回。只听得一声号头响，锣鼓喧阗，盛希侨道：“咱去罢。”谭绍闻、满相公俱到东厅。戏子说了关目，演将起来。

盛希侨道：“二爷哩？”宝剑儿道：“二爷去王府街说一宗紧话哩。”满相公走到盛希侨跟前，附耳道：“王府街姚二相公，与二少爷合伙计做六陈行哩。”盛希侨哈哈笑道：“发财！发财！咱就看咱的戏，不必搅二老爷的贵干。”

却说谭绍闻眼中看戏，心中有账，遂不觉背上有芒，毡上就有针了。意欲挨至晚上，那满相公日夕见回信的事，必有实确，只得强坐着。那戏唱到杀狗时，盛希侨问宝剑道：“大奶奶在后边看戏不曾？”宝剑到堂帘边

① 《杀狗劝夫》——元人杂剧。后写孙华同弟弟孙荣不和，孙华妻子杨氏用杀狗之计，使孙华、孙荣兄弟和好的故事。

问了一声，帘内丫头应道：“大奶奶在这吃茶哩。”宝剑回复了。盛希侨大声道：“看！看这贤德妇人劝丈夫，便是这样的。满相公，取两吊钱来，单赏这一个旦脚。果然做戏做的好，我心里喜欢。”满相公到账房取了两千钱来，盛希侨吩咐宝剑儿赏在场上。那《杀狗劝夫》的旦脚，望上谢了赏。盛希侨道：“世上竟有这样好女人。”满相公道：“戏是劝世文。不过借古人的好事歹事，写个榜样劝人。”谭绍闻道：“这做劝世文的人，也是抱了一片苦心。其实与他也毫无要紧。”盛希侨道：“正为他说的毫不干己，咱自己犯了病症，便自觉心动弹哩。”

不多一时，见宝剑儿向满相公耳边唧啾了一两句，只听得满相公说：“不行也罢。”谭绍闻料到揭债无成，不觉暗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事不谐矣！”

霎时戏止饭熟，都到厅上用饌。饭毕，谭绍闻要走，盛希侨再三挽留，谭绍闻坚执不允。盛希侨道：“戏今日只闲一天，我所以说叫他唱唱。若明日还有戏时，我断断不叫你走。老满，你把账房八十两，交与谭贤弟。你明日再问一大宗，除交谭贤弟一百二十两外，剩下咱使唤。”满相公到账房拿上厅来，盛希侨道：“权收下这八十两，你且济急。后边事咱再商量，迟早咱要做个生意才好。”谭绍闻道：“是了。”德喜儿将银子包封拿着。盛希侨道：“老满送客。”又细声道：“我到戏上再叫他加上些做作，好劝化那搅家不贤的人。叫他再添上两句，说：‘这是俺丈夫家兄弟，不是俺娘家孩子他舅。’”谭绍闻笑道：“这才化的太太们明白。”说着，盛希侨已跑过东院去。满相公送谭绍闻至大门而回。

却说谭绍闻到家，双庆历数了今日讨债之人，谭绍闻好不闷闷。到了晚上睡下，左盘右算，端的无法。忽然想起娄师爷来，现在升任济宁州，路途不远，何不弄些货儿，走走衙门？一来抽丰，二来避债，岂不两得其便？

算计了一夜，次日早晨，便使人到城南把王象荇叫到家中。谭绍闻道：“我一向不曾叫你管事。如今我要上娄师爷任上去打个抽丰，想叫你跟我去，与你计议。咱几日起身呢？”王象荇道：“要上济宁去，只可备些土物瞧瞧师爷，不可弄东西销售。”谭绍闻道：“你说的是太平车儿话①。我如今诸事窘迫，是要借娄师爷做官体面，把东西出脱。或是同僚属员，

① 太平车儿话——太平车，豫东平原使用的一种四轮车。太平车儿话，指四平八稳的言论，引申为无济于事。

或是盐店当商，或是本地交官绅衿，送他些东西，价一偿十，得了银子济急的意思。”王象荃道：“这事娄师爷必不肯做。娄师爷念大爷旧交，与大相公师弟情肠，要送银子时，胸中自有定见；有东西销售也不得多，无东西销售也不肯少。况销售东西，荐长随，未必不与官方有碍，且先薄了娄师爷与大爷相交情分。”王氏听见道：“王中你且下楼吃饭去。”王象荃退身而出。

王氏说道：“一个男人家，心里想做事，便一刀两断做出来。你心里既想上济宁寻你先生帮帮，他该帮你多少呢？万一你先生说：‘我想替你打个外转<sup>①</sup>儿，你空偏手儿来，叫我也没法。’正是俗话说，巧媳妇做不上没米粥。到那时，你该再回祥符来办东西不成？明知王中好说扭窝扫兴的话，你偏偏又叫他回来商量，弄的你三心二意图啥哩？”谭绍闻道：“我是出远门，得他跟的去才好，王中牢靠些。”王氏道：“德喜儿近来极中用，就叫他跟的去。那王中若跟你从济宁回来，他一发有了功劳，往后你不调遣他，他还调遣咱一家子哩。你不信，你试试。”谭绍闻道：“到底王中牢靠，德喜孩气。”王氏道：“王中见了你先生，他垫上舌，你先生还要给你气受哩。你还想银子么？”这受气二字正触着谭绍闻的毛病，说：“也是。我再酌度。”

饭毕，王象荃到楼门边，意欲有言。王氏道：“大相公是叫你商量，他去了，叫你时常到城里望望。别的没事，你回去罢。这是二两黑蓝线，捎回去叫大儿使用。这是两副绿带儿，也捎回去，叫他母女两个扎腿。”谭绍闻接过递与王象荃。王象荃已知话难再说，只得怅怅去讫。

这谭绍闻得了母亲怂恿，叫德喜跟着，拿了银子到笔墨铺、绸缎店置买东西。装了一个皮箱。又买了商家个桐木货箱，装上笔墨。遂叫的小车行雇觅一把双手孝感车<sup>②</sup>儿，择日起程。王氏叫巫翠姐整了饯行小内宴。次日出门，皮箱货箱煞在车上，褡裢被窝装在一旁，谭绍闻或坐或走，公然是个走世道、串衙门的行径。

过了黄河，晓行夜宿，到了济宁。饭铺吃饭，先问娄刺史官评，真正个个念佛。又问在署不曾，那些人道：“听的人说，朝廷修淮河高家堰，叫回

① 外转——或写作外赚，犹如说外快。

② 孝感车——一种供人乘坐的独轮手推车。

空粮船，装载山东物料。娄老爷验放，不在衙门。”谭绍闻急问：“何时回衙？”那些人道：“俺们不过只听说，大老爷为办这事不在衙门。那回来的事，俺们如何知晓？相公到城中间，就明白了。”谭绍闻闻此，径自添上一个闷字。但既已到此，只得进城。

到衙门口一个饭铺内，脱去行路衣服，洗了手脸。皮箱中取出新衣换了，护书内取出门生手本。推的车到仪门停祝德喜将手本投在宅门，门上接入内传。内边正是娄樗管理内务，见了手本，急唤兄弟娄朴说道：“谭世兄来了。”二人急忙到了二堂。传说有请，谭绍闻进来。兄弟二人扯住手，到了书房——匾上题“补过处”——坐下。正是他乡遇故人之喜，忙传搬运行李，德喜磕了头，自去照料。这些汤沐盥盆，点心食碟之类，不必浪费笔墨。

谭绍闻问道：“老师何时回署？”娄朴道：“昨日有人来说，发了二帮。如今三帮想已将完，约略十日即回。”娄朴问省城中旧好，遂说起张类村老伯得子之喜，又说起寄居宅外之事。娄朴道：“只要这小贤弟成人，也不枉张老伯一生忠厚，省的大家相好的，每日替他牵挂这宗事。他今既与贤弟相近，你需要紫点儿心。”闲话到晚，即与娄朴在内书房联榻。

次日早，拜两位幕友。一位年尊的是浙江山阴人，约有六旬以外，姓荀，表字药阶，长髯弯腰，与娄潜斋宾主已久；一位年纪二十五岁，姓莫字慎若，就是荀药阶表侄。二人旋即答拜讫。此后便在东房清籁堂上同饭，晚间共酌。夜深，自偕娄朴在补过处对卧。单候刺史公回署。

到第三日夜酌，这荀药阶善饮，莫、谭、娄三位少年相陪。谭绍闻略露一点销货口角。荀药阶道：“谭世兄与太尊师生旧好，何事不可通融？但弟于太尊初任馆陶时，便是宾主，至今又谬托久敬，知其性情甚悉。就不妨在世兄前，交浅言深。总之贵师做人，是一个最祥慈最方正的。即如衙门中，医卜星相，往往交荐，直是常事。贵老师遇此等事，刻下就送程仪，从不会面。即有荐笔墨、绸缎、山珍海味的书札，贵老师总是留得些须，十倍其价以赠之。或有送戏的，署中不过一天，请弟们同赏。次日便送到隍庙，令城中神人胥悦去了。三日之后，赏他十两银，就完局。若戏子求别为吹嘘，贵老师从不肯许，也不见旦脚磕头的事。久之，诸般也渐稀疏，近日一发全无。谭世兄或有所携的贵珍，贵老师必不肯累及同僚州县以及

本城盐、当。依弟愚见，倒不如韞椟<sup>①</sup>为高。”谭绍闻心中暗道：“谁料王中竟成了一个做大人的知己。”娄朴道：“家父性情板正，或者不免有得罪人处。”荀药阶道：“弟在山左作幕已久，初到济南府，口尚无须，今已成苍然叟矣。官场所经甚多，见那营钻刺、走声气者，原有一两个爬上去的；而究之取厌于上台，见嗤于同寅，因而挫败的也就不少。有一等中正淳朴，实心为民的官，因为不能奉承上司，原有几个吃亏的；内中也极有为上司所默重，升转擢迁的。即如令尊老先生，何尝晓得通声气、走门路？一般也会升转。前日青州府缺出，省城敝友有个秘信，说济宁有分。所以说躁者未必得，静者未必失。做官只留下自己人品，即令十年不擢何妨？后来晚生下辈，会说清白吏子孙，到人前气长些。若丧了自己的人品，即令一岁九迁，到卸却纱帽上床睡时，只觉心中不安；子孙后来气短。不见章惇<sup>②</sup>为相，子孙不敢认他是祖宗，这是何苦的呢？即如娄世兄，异日自是翰詹仙品，那就不用说了；万一就了民社之任，即照令尊这样做官，就是个治行谱。”三位少年莫不拱手心服。更漏三鼓，各分手歇讫。

谭绍闻与娄朴回到补过处同睡。谭绍闻道：“荀先生所言，句句有理。”娄朴道：“此是幕友中最难得的人。第一件品行端方，第二件学问广博；那案卷谳练，算法精通，特是末技。所以家父做官这几年，宾主再离不开的。”睡下夜景不提。

又过了数日，娄刺史回衙而来。进了内署，径到补过处。谭绍闻上前叩首行礼。这娄潜斋桑梓谊重，桃李情殷，一手挽住绍闻说道：“你原该来看看我，我也极想你。看你容颜，也就苍疏上来。”绍闻叩讫起来，照位各坐。绍闻道：“老师在馆陶时，门生就要瞻依，争乃诸事牵扯，不能前来。近日隔违太久，渴慕愈深，所以特来。”娄潜斋道：“你爹爹是旧年埋过的了。”绍闻道：“彼时多承老师赐赉。”潜斋道：“少年迫肩，永诀已过十年。贤契今日形神，酷类你爹爹三十岁时的状貌。在贤契原自不觉，我却不胜存殁之感。樗儿，朴儿，你们年轻，要知你谭伯壮年的相貌，你就看这

① 韞椟(yùndú 音运读)——比喻韞藏其才不为世用。这里是深藏不露的意思。

② 章惇——北宋哲宗时任尚书左仆射，结党营私，排斥异己。徽宗时被贬，死于睦州。

光景。古云：父子之间形不似而神似。今且神似而形并似。我已渐入老境，对此不觉喟然。”在娄潜斋说的，原是朋友深情。在谭绍闻听来，早已小鹿撞心，只是低头不语。

小厮请洗脸，娄潜斋因道：“我竟是饿了。我暂且回去，吃个点心。连日不在署中，案牍想已盈案。你们相陪说话，我等少暇，好好细叙家常。”自回后署去讫。

到了次日，绍闻道：“前日未见老师，所以不敢禀师母安。今已见过老师，恳世兄到三堂代禀，说小弟拜见师母。”这娄潜斋家法森严，宅眷住的内宅门，从无外姓傍个影儿。娄樗代禀一声，内太太传出：“说明已知，后堂窄狭得紧，不劳罢。”绍闻只得行了遥拜之礼，娄樗、娄朴二人还礼讫。

一日，樗、朴兄弟禀于潜斋道：“谭世兄有带的东西，求衙中销售。”潜斋不觉失声叹道：“品斯下矣！”娄樗道：“前日聂先生求销售，咱尚有馈赠。何况谭世兄世交，岂不念谭老伯生前素好。”潜斋道：“正为此耳。当日聂先生乃误受冠县骆寅翁之荐，延之幕中。谁知此人竟是这个光景：出门拜客，要坐大轿，挨到黄昏，定打灯笼。其实做官的，常欲然①不足。他那个光景，竟是前世焚修，今生积到了幕友地位。人前故作傲态，背地里异样轻佻。我实是耐不得，却又碍于情面，不知费了多少委曲周旋才辞了他。前日他求销售东西，他跟的尚升到了签押房磕头。我问聂先生近况，尚升说：‘聂先生到了济南府，各色儿去干，不上半年，把束金化完了。一年没馆，就是夏天当皮服，冬天典纱衣。不得已了，才弄些东西走衙门。’我为他一年笔砚之劳，所以前日差人上省公干，送了他二十两薪水之资。不料今日这般举动，乃出吾徒。不说我授经之耻，正是使你谭伯蒙羞于地下。我若是依世故场上，胡乱给他周旋，岂不是幽冥之中，负我良友？你们系世兄弟，便于说话，千万不可叫他把抽丰意思露口于我，好留他多住几日。临行我自有安排。”两人会意声诺。

到了次日，该摆酒款待。小厮们到清籁堂扫地揩几，潜斋吩咐即在内书房设席。午堂已毕，三主一客，俱在补过处内酌。潜斋乃是师尊，南面正座。谭绍闻坐在东边，樗、朴兄弟西边相陪。斟上杯时，娄潜斋道：“连

① 欲(kǎn)然——不自满。

日未得说说家常，今日少暇，问问咱祥符事。”因说及孔耘轩选官上任与否，并张类村得子之事，娄潜斋不胜代喜。但绍闻把卖房一事隐起，只说是借住的。至于张宅醋谈，绍闻也不敢过详。因问及程嵩淑，谭绍闻道：“年来不曾见这位老叔，因此不晓得这位老叔近日何事。”娄潜斋道：“我却晓得他近日所为。他近日讯宋元八家诗逊，前日有札到署，叫我作序文。你程叔并不晓的，我每日簿书案牍，荒于笔墨，怎敢佛头加秽<sup>①</sup>。”谭绍闻道：“哪八家？”娄潜斋道：“宋四家尤、杨、范、陆，元四家虞、杨、范、揭。”潜斋又指陈八家中之次最，这绍闻哪的能答。娄朴只得躬身回应。谭绍闻恨不得另岔话头。娄潜斋因道：“贤契近日所为，我颇知一二。像是嫖、赌二字，贤契已破了令尊之戒，家业渐至凋零？”绍闻道：“门生少年狂悖，原为匪人所诱。这也不敢欺瞒老师。但近日愧悔无地，亟欲自新，所以来投老师。”潜斋道：“贤契果然改悔，归而求之，你程叔便是余师。据你说年来不曾见他，则此中情事显然：大约是你不敢见他；你程叔不屑见你。他是个性情亢爽、语言直快的人，我们年齿相若，尚以他为畏友。但接引后进的婆心，你程叔却是最热肠的。贤契若肯遵令先君‘用心读书’的遗嘱，不用你亲近正人，那程嵩老这个正人，先亲近你了。但他的性情，遇见好的，接引之心比别人更周；遇见不妥的，拒绝之情比别人更快。你如今即到衙门，若肯立志向上，我就一力担承。你家下事，咱商量着，替你区处。前辈说：子弟不可随任读书，不唯无益，且坏气质。唯我这个衙门，纱帽下还是一个书生，二堂后仍然是一个家居。迂腐两个字，我舍不得开拨了；俗吏两个字，我却不肯聊复尔尔。我时常在省下与同僚相会，见有几个恁的光景，自谓得意官儿。我今日也不忍把他那形状，述之于子侄门人，伤了您类村伯所说的‘阴鹭’两个字。所以我这衙门，尚是子弟住得的。到明日即令德喜带回家信，说你在我衙门读书，你母亲也是无虑的。就立起个课程，讲书会文，我即顾不得照应，我不惜另为延师。贤契以为何如？”这绍闻虽怯于读书，却喜于避债，有何不肯？但心下想着：“我与娄朴同年上学，并头比肩。他今日已列科名，指日还想大魁，我是一个白叮到会课时，娄朴自是韩潮苏海，我学业久既荒废，只怕出辞气

① 佛头加秽——比喻在美好的东西上添加污秽，有褻渎之义。此为自谦之词。

时,那鄙、倍<sup>①</sup>二位尊客,笔尖儿一请即来。如何是好?”少不得坚以念母为辞。其实只愿老师给银子,且多着些才好——这又是谭绍闻心曲内默祷的两句话。

正饮酒间,忽的小厮拿一张禀帖来,上边写的:“为报明事”——乃是南乡四十里,乡民殴打,登时殒命的案情。娄潜斋即吩咐相验,叫仵作刑房伺候前往。绍闻道:“天色已晚,明日早去何如?”潜斋道:“贤契哪知做官的苦衷。从来狱贵速理。人命重情,迟此一夜,口供就有走滚,情节便有迁就。刑房仵作胥役等辈,嗜财之心如命,要钱之胆如天。唯有这疾雷不及掩耳之法,少可以杜些弊窦,且免些乡民守候死户,安插银钱之累。”因回顾娄朴道:“我常叫你用心读书,写楷书,留心古学,中了进士,必定翰苑<sup>②</sup>才好,将来好登清要。不然者,归班就选,到一行做吏时,少不了目睹死尸,还要用手掐捺。遇见一起子强盗,铐锁一堂,鬼形魔状,要在他口里讨真情,岂不难甚?即如今日师弟、父子、叔侄正好说家常话,陡然就要出城四十里。儿辈不必以我为怜,只以我为鉴,则读书之心,自然不烦绳束而就紧了。”说完,更衣出堂,云板响亮,自赴南乡而去。

这娄樗、娄朴方恨大人未能尽情垂训,这绍闻却幸恩师暂辍了直言谏论,心中暗自快活。因此得与同辈联坐,少不拘束了,岂不快哉?

次日潜斋回署,与荀先生商量申详命案的事,不必旁及。谭绍闻在署中作何光景呢?且听下回分解。

① 鄙、倍——鄙、鄙俗。倍,背理。

② 翰苑——指翰林院。旧日科甲出身的人,非常希望做翰林,因为飞腾的机会较多。

## 第七十二回

### 曹卖鬼枉设迷魂局 谭绍闻幸脱埋人坑

却说谭绍闻在署中住了一月，日与娄氏昆仲相处。娄樗经营一切杂务，无暇常谈。娄朴学问淹博，这绍闻久不亲书，已成门外汉。有时说及书典，大半茫然。与之谈史，则《腐史》<sup>①</sup>《汉书》，绍闻已忘了前后，更说什么陈承祚、姚思廉<sup>②</sup>的著述；与之谈诗，则少陵、谪仙<sup>③</sup>，绍闻已忘了崖略，更说什么谢康乐、鲍明远<sup>④</sup>的清逸；与之谈文，则《两京》《三都》<sup>⑤</sup>，绍闻已忘了姓氏，还说什么郭景纯、江文通<sup>⑥</sup>的藻采。这娄朴与谭绍闻话不对路，也渐渐淡了。此非世谊中有轩轻，竟是学问间判了炎凉。

绍闻在娄朴面前，不免自惭形秽。欲待出衙游玩，争乃娄潜斋森肃的衙规，宅门上防闲谨严，出入有些不便。幸有莫慎若一个小幕友，新学号件，时常说话。究之，也不过《三国》上“六出”“七擒”，《西游》上“九厄”“八难”，《水浒传》李逵、武松厮打的厉害，《西厢记》红娘、张生调笑的风

---

① 《腐史》——即《史记》，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。因其作者司马迁曾下狱受腐刑（宫刑），后进遂有用“腐史”称其人或其书的。

② 陈承祚、姚思廉——陈寿，字承祚，《三国志》的作者。姚思廉，字简之，《梁书》及《陈书》的作者。

③ 少陵、谪仙——少陵指杜甫。少陵本地名，在陕西西安杜陵东南，杜甫曾在这里居住过，自号“少陵野老”，后世因称杜甫为杜少陵。谪仙指李白。《新唐书·李白传》：“（白）至长安，往写贺知章，知章见其文，叹曰：‘子，谪仙人也！’”后世因称李白为李谪仙。

④ 谢康乐、鲍明远——谢灵运，谢玄的孙子，袭封康乐公，世称谢康乐。鲍照，字明远。谢与鲍皆为南宋著名诗人。

⑤ 《两京》、《三都》——两京，谓汉之西京长安及东京洛阳，或称两都。此指东汉班固之《两都赋》。三都，谓三国时魏、蜀、吴三国之都，此指晋左思文《三都赋》。

⑥ 郭景纯、江文通——郭璞，字景纯，晋代著名的文学家和训诂学家。江淹，字文通，为齐梁间著名诗人，亦以藻采见长。